

---

### I am Ivy

当介绍自己时，其他人都在笑，她有点尴尬。

也难怪，老师指着墙上的 We are Singapore，然后给每个人分配个英文名字：“正好九位，S 就从 Serena 开始，你是 Ivy，Nancy，Grace，Alice，Pearl，Oliver，Raymond，Eden。”

她觉得很滑稽六十岁有个洋名。轮到别人时，也和她一样说得期期艾艾，除了 Serena。

## I am Grace

小女孩头上别一支蝴蝶发夹，清澈眼睛闪闪亮，不看别人只看她。

真可爱！她不觉停下推车。要是家里也有这么可爱的‘孙女’，她就开心死了。可是，常年在外游荡的儿子还不结婚，老伴已先她而去，去哪里找这么漂亮的‘孙女’，除非从天上掉下一个。

她看看周边，显然是大人走开去买吃的，放三四岁的小女孩一人坐这儿。

食阁里都是周末出来用餐的一家人。根据经验，管理层特别提醒乐龄员工，推车收拾碗碟时更要注意别碰着老人和小孩。

小女孩手指她胸前说什么，耳重的她只好俯下身子，虽听不懂那轻声的 Is this dolphin? 但隐约猜到小女孩说她上衣的公司徽标——海豚。

她正琢磨怎么向小女孩表达时，突然身后一阵碰碰响，紧接着一股香水味和尖利的责问同时逼来，时髦的女人满脸狐疑抢到了跟前：“Who ar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小女孩委屈地撇了撇嘴。

女人的英语她也约略听懂，“没什么就说一句话”，然后小心翼翼地，她从桌边推开车子。

来不及看清面容的声音在她身后继续开导：“Don't talk to any one you don't know. You see that aunty is so messy.”

她回顾小女孩瞟来的眼神。

她想告诉可爱的‘孙女’，海豚也想和你交朋友。

---

Catherine 人到中年但声音还很高亢，华语说得挺溜。她说：“当找新工作时，你的华文名人家不会看甚至叫不出来，怎么办？当然先把你放一边去。你可能就被忽略了。忽略的英文怎么写？ignore。”不知谁在问，老师重复一遍每个字母，她抄下来标上发音 E-no。

老师让 Raymond 再次介绍自己时，他憋了半天竟说我是雷蒙萧益生，引来一阵哄笑。

她偷眼看 Serena 多半时间在皱眉头，翻页弄出很大声音，很不解恨似的。到吃茶点时给她看标

## I am Nancy

在爱心托儿所二十几年，进进出出不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或非佣泰佣缅甸佣印佣不管哪国的，送来的孩子一说安娣，就是她没别人，而且是唯一洗刷卫生专给小孩擦屁股的安娣。

那天问她为何突然辞工不干了，她说：“不想再擦屁股。”

爱心托儿所有一条好规矩，早上所有员工都要列队站在门口接孩子，傍晚也一个个检查确保衣着同样整洁而且高高兴兴回家，家长们看在眼里，觉得托儿所十足尽责十分温馨。

“把每分每秒都交给孩子”的醒目标语一向是爱心托儿所信守的誓言。

那天，电梯门还没关上，小强突然嗯一声蹲下身。来带他的妈妈觉得奇怪？小强涨红着脸嚅嗫着说：大——便。他妈妈立马挡开电梯门，拉上小强冲进托儿所。正要下班的安娣很讶异，到底发生什么事？

“快给小强擦屁股。”

“为什么？下班了呀。”

妈妈指着手表：“我的时间到五点半还有两分钟。”

“妈妈不要，我是到电梯才突然大便的。”小强拉妈妈的手。

“你懂什么？”妈妈的脸歪向儿子喊：“我分分钟给钱的呀！”

两分钟后她不再是托儿所助理了。直到现在，一听别人叫安娣她还想起委屈的小强。

---

出很多错别字的教材，说课再上下去会被气死。

Catherine 好像察觉 Serena 对教材不满，随后在课堂上解释：“这份不是人翻译的中文做参考而已。学校临时找我来，内容你们听讲就是。”

其实好多人抱一个目的来到职业营，她也是。上两天课有 60 元补贴，还有点心茶水供应。

和表哥 Oliver 一齐来歇一年多没卖榴莲的 Alice 也是这样，嘴里虽是怪表哥找她来赴枪口，心里

---

I am Oliver

地铁车门打开，上来一位肥女往门边靠，一转身滚圆双臀贴着他身旁玻璃，他赶紧闭上眼睛。

他试卷上画了两个半圆。刚才老师问他是什么，他搪塞说不懂英文随便画的。

快两年了，大屁股的女人真会生。

去年初决定去婚姻介绍所挑人，他看中一对肥臀。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是女人太年轻。

两人是 58-28，隔壁阿财就很怀疑，快花甲之年的他怎能治得了肥臀。他说没问题。

女人一到家，有小半个月他哪儿也不去，天天在家撕扯。不久，女人要求回一趟越南，除了言语不通对他却是百依百顺他能说 NO 吗？更何况近来吃‘大力神丸’好像也不顶事，正好补回精气。女人一去十天才回来，拍着白肚皮说有了他的 Baby，把他高兴得眉开眼笑。

阿财尽泼他冷水：“你以为你几岁？老来得子？女人会英文知道了孩子房子才有名份，你以为白给的。早说你不听？芽笼打一炮更干手干脚。”

Baby 生下来。左看右看觉得像他小时的照片，别人再怎么议论他也不去求证 DNA。

可没多久肥臀又回老家，又拍着白肚皮说有了。他学了乖，屈指一算举起不过几次怎会是老子的？打掉！

这次他下决心，再不给别人养儿子。 仅仅两年和女人就 60-30 了，他才觉得自己又老又丑。

---

还是觉得占了便宜。现在不是大力宣传扶持低收入人群吗？强调提升技能重视老年再就业吗？至少来这儿上课也算见过世面。

而且自己没错，Serena 说英文的里程碑叫 Milestone，就是从路边标几条石的石墩。还有，Oliver 的两个半圆别人不懂她懂。再说《面试过程检查表》问的是“面试官是否觉得我有任何的障碍影响到我这次面试的成功机率”，表哥为了越南女人也见了好几次面试官，一直障碍着嘛，写不出英文的肥臀他

## I am Raymond

他的求职信作业——

自 1979 年身患语言惶恐自闭症之后，三十几年来病情未见好转反而日趋严重。

至今有口难言。然本人不聋不哑，身无残疾，只想找一份无需开口说话之职位，不知可否如愿？

雷蒙 萧益生顿首

---

只好画出来意思意思。

Alice 和她居然同个甘榜，两人聊菜园鱼池猪圈聊谁谁结了亲家又成了仇人，但她有点受不了 Alice 虽然很乡土很怀旧的大嗓门，幸亏 Serena 走来解围。

和萧益生谈了一会的 Serena，说萧是位忍者。她倒觉得 Raymond 不修边幅的模样更像电视上的达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Serena 一举喝尽手中冰水，似乎用它来降温，一脸社工特有的愤世嫉俗：

---

## I am Eden

“我还以为 Catherine 晓得我在诺亚方舟做工。喏喏那三张牌上面叫综合娱乐城的船”他边说边给每人倒茶“你们不要客气啦，我就是做这种工的。到处给人倒茶倒咖啡，冷的热的都有。只要客人累了，我赶快给他们加油，赶快再去赌咯”他说话轻声细气，看起来还年轻“看不出几岁？还很健康？我半年前突然昏倒才去医院”说到这里他停下来没往下说。为 18 块钱门诊费，当证券公司副总裁的儿子转身要他拿钱。他口袋仅剩十块钱和一些硬币。儿子当面训他：“搞什么鬼就这点钱，我告诉你我的钱也不是容易赚的。”那时还没发生金融危机。然后，他看见结账柜台的女职员毕恭毕敬接过儿子的那张金卡。那时他看懂了什么是金光闪闪的服务。儿子还在咄咄逼人：“我先说改天你要还的，18 块也是钱啊你知道吗？”他不再吭气，暗下决心再去学习毕恭毕敬。“你们想去看看，别去了，十赌九输，相信我不会赢的。给你喝几杯咖啡值多少钱？倾家荡产是你自找的。”前两天他轻拍伏在吧台上那人的肩膀，“先生您喝杯什么吗？”那人猛地扬起头，竟是要他自己还门诊费的儿子，LED 灯下那一副黯然失色憔悴如纸花的脸又惊又疑。他仍毕恭毕敬递上一杯儿子喜欢喝的冒泡卡布奇诺。他早就从微薄工资里转 18 元还给儿子。现在儿子比他更需要钱。“你们说那边要不要培训？要的，人不能太老，腿脚还要好，人很多要不停走来走去。你们想上去看空中花园，好啊。”

站在天连水水连天天水一色难分清的二百多米高台，他看着并没朝向汪洋大海的船头，有点迷惘。也许，伊甸园在回头的岸上。

---

shit！谁是天才谁是傻瓜。一惊一乍也不知说谁。

第二天，她加入 Grace，Nancy，Pearl 三人围起的饭桌。只有 Grace 不是阿嬷级，话说到这里 Grace 本已憔悴的脸色更为黯然神伤，她赶快给这位大姐舀汤。

说到各人境况，Nancy 打了个比方：我给别人的儿孙擦屁股，想擦自己孙子的屁股，却远在澳洲。Grace 幽幽地说：我想擦还没得擦就天天擦桌子，还是 Pearl 好命啊，这手不必泡肥皂水。Pearl 扬起

---

## I am Pearl

媳妇打来电话：妈妈你上完课，顺道去托儿所带佳佳好吗？

好的，没问题。佳佳一向由外婆带，而且托儿所离外婆家很近。她这个做阿嬷的反倒清闲，只偶尔帮一把。上星期外婆感冒了，淘气的佳佳来她这儿住上几天，奇怪的是，每次回家孙子叫阿嬷还加一声阿珠。嗯——全家人都有点错愕。让孙子再叫还是阿嬷阿珠，也不改口还有点玩躲猫猫的神情，拿他没办法。现在的三岁小孩多半夹生不熟的口语，对她也老大难，听得似懂非懂，搞不懂阿珠到底是什么。

上课的教材也这样，除了错别字其它字她也捉摸半晌。比如《面试装扮》她重复读了好几遍各(个)人护理小贴事(贴士)，一是预先准备好所需(需)的物品，来一次原装彩排，穿上你所选的一切衣物于(与)配件(?)，这能确保你知道在面试那天的临场感觉和是否衣物舒适与否，她认为所谓衣物于配件其实就是自觉舒适又不给人觉得不雅的一身服饰。至于小贴事二的准备一套‘紧急面试护理配件’，可伤透她脑筋，想不明白要所谓配件干什么？不得已她也样样备齐但来点变通，于是——

当她从手提袋里倒出一片宝贝止尿布数支小扣针一支带线缝针一瓶儿童感冒药水一罐庄生香乳一罐奶水瓶一把梳子一面小镜子一包小白兔奶糖的‘紧急配件’时，课堂上的人都笑弯了腰。

她到托儿所正好五点半。老师叫佳佳时也喊一声阿珠来认一认这位阿嬷。原来托儿所新聘的护理，和她极其极其相似，也穿的非常，非常安娣。

阿珠寒暄后提醒她：“佳佳流鼻涕了”。一旁擤鼻涕的佳佳朝他的阿嬷阿珠，得意地笑。

---

手打个哈哈，但我会打屁股啊。昨天她和 Pearl 同一路巴士回家，知道这女人为儿子守了三十年寡。大半生岁月轻描淡写一句话带过，真是挑重担经风雨不显山露水的好妈妈。

江湖藏在街头巷尾，学问满含辛酸苦辣，像 Eden 老叟写书法似地倒茶，说是恰到好处滴水不漏毕恭毕敬地学做人，闲话笑谈中的自我调侃浸泡着不为人所知的委屈和泪水。

下午，电脑显出的 A 到 T 二十条考题，不过是填充问答题她也错了九题，但成绩排全班第三。

---

## I am Alice

职业营教程上说简历即简单便利，要让雇主在 30 秒钟内抽取到你的各项优点，按可被点击的样式例下各人资料（最好有电邮也证明你会用电脑）、明确的工作志愿（让雇主断定你有上进心）、实际工作经验特别是工作的里程碑（尽量使用数目字八仙率等。与其说我为社区协助理事会主办活动，不如说我每年主办多达\$1200 万的社区活动和嘉年华会，并且连续 3 个月得到高达 20%的盈余！）、例下和提知你的培训资料和成就于再课程内所学到的特别技能并记得加入评估员（记得加入他们的联络于争取他人的同意先），最后一段是“记得查阅简历，错字，错误资料应该减少到0！不应该出现。”

她编写个人简历时，十分踌躇。名字年龄性别国籍电话手机地址等还应付得了，电邮那玩意她可不懂，Email：abcdeduc@org.net 是从教材上抄下来的。反正是练习无关紧要。但要怎样写实际工作经验呢？武吉知玛路从前叫几条几条石的，现在都换英文的不知怎么写。她咬咬牙举手问老师可以写华文的吗？可以！她终于写成带数目字的工作里程碑：

——武吉知玛十条石南洋鞋厂做鞋；

——格兰芝十二条石协成火锯厂选木材；

——文礼十三条石小贩中心杀鸡卖鸭好多年每天最少杀 20 只；

——兀兰十五条石马西岭邻里商业城专卖榴莲，一眼就知好不好肉，生意好可以卖十箩。

她写完喘一大口气，真不该来赴枪口，读什么职业营学什么技能，看人家动不动就做\$1200 万，吓都吓死。最后，她在“明确的工作志愿”项目下试着写英文：no say, got work, call me, I am Alice。

---

成绩第一的竟然是说句话憋半天的 Raymond 萧益生，连 Catherine 也很惊讶。

她按字母顺序打出的答错题分别是 AEGINOPRS，九个字母像六合彩似的又摇出另一种组合，看得她一阵阵眼花。

在老师安排之下，冲着一小时 4 块钱的补贴，Alice 和她去报读十几天的初级英语课程，算一算有吃有喝又可入账 168 元。

Alice 说等我学会了英文帮你再对付个肥臀，Oliver 耸耸肩头模样很无奈。



## I am Serena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耳机里邓丽君的歌声甜如春风，轻拂心头。

昨天，她看过通篇错别字的教材里，词不达意不知所云的行文用句，觉得职业再培训班简直是唬弄人，搞得老人们像鸭仔听雷。

作为一名社工，她的职业习性使她留意起不开口说话课堂上打呼噜的 Raymond，所以今天再来上课。毕竟，when all is said and done，该谢幕时总会谢幕。Catherine 的告别词（教材写的）：“我都做过也说过了，不妨再说一次。这次考不及格也不要紧，可以继续报读，我们会评估你们的程度，看适合读哪一级的英文班。这里读书补助上课费，最后发证书还会有工作。”

骗鬼！这类培训课程她也上过，美其名曰调整心态重返社会的老年职业营读啊读，可能九人剩一人。没坚持上完课的还得赔数倍的钱。简单说，没白吃白喝的，上课公司也想挣钱，谁给谁做冤大头。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

Serena 又找萧益生‘讲耶稣’，把他憋得像一头刺猬似的，蛮可怜。